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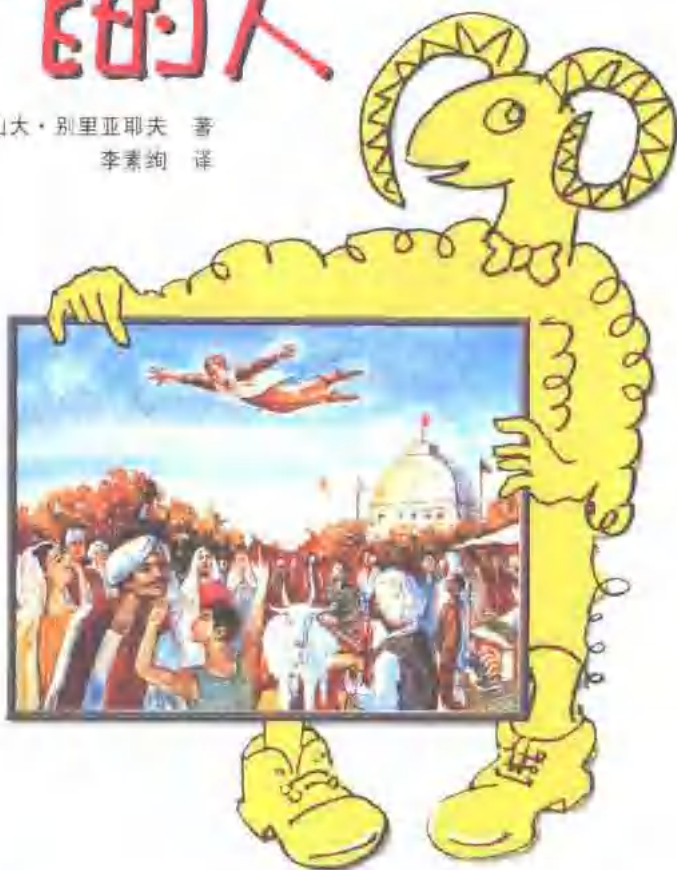


钱满素 主编

АРИЭЛЬ

会飞的人

(苏) 亚历山大·别里亚耶夫 著
李素绚 译



华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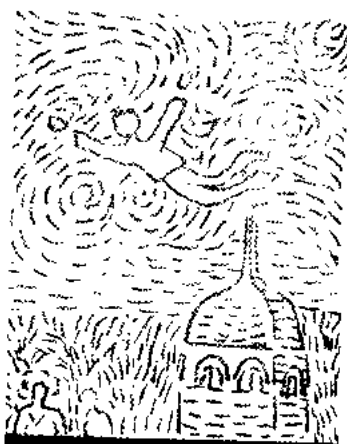


金 羊 毛 丛 书

会 飞 的 人

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

(苏)亚历山大·别里亚耶夫 著
李素绚 译



华 夏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会飞的人/(苏)别里亚耶夫著;李素绚译.-北京:
华夏出版社,2000.11

(金羊毛丛书)

ISBN 7-5080-2219-X

I. 会… II. ①别… ②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苏联-
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273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开本 8.75 印张 156 千字

2000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3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炼狱 | (001) |
| 第 二 章 | 丹达拉特 | (014) |
| 第 三 章 | 哈依德先生的试验 | (022) |
| 第 四 章 | 两个朋友 | (037) |
| 第 五 章 | 在新的道路上 | (041) |
| 第 六 章 | 难以预料的命运 | (052) |
| 第 七 章 | 鲍坚和海兹伦 | (060) |
| 第 八 章 | 绊脚石 | (066) |
| 第 九 章 | 蚁群似的人们 | (071) |
| 第 十 章 | 无家可归的乞丐 | (075) |
| 第 十 一 章 | 揭出一切还是你好我好 | (083) |
| 第 十 二 章 | 飞机上的“无票乘客” | (088) |
| 第 十 三 章 | 毗湿纽和贱民 | (092) |
| 第 十 四 章 | 神也羡慕人 | (102) |
| 第 十 五 章 | 路上的灰尘能高攀太阳吗? | (107) |
| 第 十 六 章 | 重陷囹圄 | (112) |

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章 | 纷争的根由 | (116) |
| 第十八章 | 寻找落空 | (126) |
| 第十九章 | 主人发怒了 | (131) |
| 第二十章 | 和好如初 | (137) |
| 第二十一章 | 同意 | (145) |
| 第二十二章 | 新的玩物 | (152) |
| 第二十三章 | 莫黑塔收集材料 | (156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雷电大作 | (164) |
| 第二十五章 | 主人反复无常 | (170) |
| 第二十六章 | 生死搏斗 | (173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捡到的东西 | (177) |
| 第二十八章 | 他飞走了 | (180) |
| 第二十九章 | 空中战斗 | (184) |
| 第三十章 | 异乡的天空和土地 | (187) |
| 第三十一章 | 在热带丛林中 | (193) |
| 第三十二章 | “新入教的” | (201) |
| 第三十三章 | 奇迹 | (207) |
| 第三十四章 | 人心激荡 | (213) |
| 第三十五章 | 事务上的谈话 | (219) |
| 第三十六章 | 飞 | (222) |
| 第三十七章 | 受约聘的天人 | (225) |



- 第三十八章 “一切都象梦一样地消失” … (232)
- 第三十九章 “空中的”谈话 …………… (239)
- 第四十章 所向无敌的比诺 …………… (243)
- 第四十一章 两个世界 …………… (247)
- 第四十二章 痛苦的母亲 …………… (253)
- 第四十三章 又受骗了 …………… (258)
- 第四十四章 到朋友那里去 …………… (266)



第一章 炼 狱

阿里埃利坐在他屋里矮窗旁的地上。他的这间屋子很像单人禅房，屋里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一个凳子，一床被褥和屋角的一个草垫子。

窗户对着里院。院庭中凄凉、沉寂，没有一丛灌木，没有一棵小草，很像一片沙漠。阴森森的楼房只有很小的小窗，四周围着监狱般的围墙。树木稠密的花园环绕着学校。花园里的棕榈伸向平屋顶的上方。高高的院墙把花园和楼房同外界隔绝了。

庭院里只有教师和教养员在走动，他们从容地踩着砂砾发出的沙沙声打破了沉寂。

学员都住在这样简陋的小屋里，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被送到马德拉斯丹达拉特学校来的。他们中间既有八岁的孩子，也有成年的男女青年。从他们低声和简短的话语中，从他们的眼神里，看不到友谊、情感和爱情；相逢无欢乐，分离无痛苦。

入学伊始，教养员和教师就千方百计地扼杀他们的这些情感。教养员和教师都是新式通灵术者，他们中有印度婆罗门、催眠术者和欧洲人，其中多数是英国人。



阿里埃利穿着一一种粗布做的短袖衬衫——东尼卡，赤脚，连双拖鞋都没穿。

他是一个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，身材高大，头发颜色浅淡。从面部表情来看年纪还要小些，尽管他那高高的额头已看得出浅细的皱纹，像个饱经沧桑的人，可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却显得天真无邪。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表明他是欧洲人。他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端正面孔呆呆地一动不动，仿佛带着一幅面具。他冷漠地望着窗外，好像陷入遐想之中。

原来阿里埃利在回顾刚度过的这一天，回顾从日出到日落的大小事情，检查自己对指导教师的态度，检查自己的思想、愿望、行动。在睡觉之前阿里埃利要向查拉卡进行忏悔。

落日余晖照到棕榈树冠上，浮云迅速从空中掠过，雨刚停，温暖、湿润的空气从院子钻进小屋。

这一天都有过什么事情呢？

阿里埃利和平时一样天刚亮就醒了。盥洗，祷告，在大饭厅里吃早饭。用厚厚的木托盘送来卢齐——面饼，根本就咬不动的炸坚果和一瓦罐水。

教养员沙其亚照例用他那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学员，并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在吃香蕉，喷香的带糖米饼，喝着很浓的牛奶。”于是学员们在这种暗示下心满意足地吃下了送来的食物。只有一个新来的还没经过催眠训练的男孩问道：



“香蕉在哪儿呢？米饼在哪儿呢？”

沙其亚走近新生，用手托住他的下巴让他抬起头，严厉地望着他的眼睛命令地说：

“睡吧！”然后重复了一遍他的暗示。此后，男孩就把很硬的坚果当做香蕉津津有味地吃下去了。

另一个指导教师——长着黑胡子剃光头的瘦瘦的印度人——问一个八、九岁的小女孩：

“你为什么戴着围巾？”

“我冷。”她怕冷地耸着双肩答道。她正在发疟疾。

“你热。现在摘下围巾！”

“啊，多么热呀！”小姑娘高声说着并摘下围巾，像擦汗一样用手擦了一下前额。

沙其亚拉着长声地读起训条：学生对冷、热、疼都应无所感觉，要用精神去战胜肉体！

孩子们不出声地坐着，他们动作都是迟钝的，慢腾腾的。

突然，早饭时问“香蕉在哪儿呢？”的那个男孩抢走旁边孩子的一块饼，大声笑着塞到嘴里。

沙其亚一下子跳到这个不听话的男孩旁边揪住他的耳朵。男孩哭喊起来。在这个胆大妄为地破坏纪律的人的面前，所有的孩子全都目瞪口呆。这个学校早已毫不留情地灭绝了笑声和眼泪。沙其亚用一只手揪住男孩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敞口罐放到他的头上，男孩屏声敛气，只是手脚不



会飞的人

住地颤抖。

阿里埃利可怜起这个新到的孩子。为掩饰他的同情，他低下了头。他确实非常可怜这个八岁的孩子，然而阿里埃利知道：同情同伴就是犯规，就得向他的教养员查拉卡忏悔。

“忏悔吗？”这个念头一闪，阿里埃利就把它压了下去。他习惯了隐讳真情，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一些想法。

仆人遵照沙其亚的命令，领走了头上顶罐的男孩。早饭在缄默中结束了。

早饭后，有几个毕业的男女青年要离开这里。阿里埃利对其中一个深色皮肤、大眼睛的青年和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颇有好感，同时也知道他俩对他同样友好。在丹达拉特共同度过的几年使他们休戚与共。但是他们得用冷漠的假面把自己的感情掩饰起来。在监督人教养员的眼睛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少有的刹那，用富有表情的眼色，偶而握一下手来交流他们的秘密友情。友谊只能这样来表达。三个人都像维护一朵小花——在这死寂荒漠中奇迹般地保持着他们的秘密友谊。这是唯一能温暖他们年青的心的瑰宝。

啊！假如教养员知道了这一秘密，他们将怎样残忍地践踏这朵小花啊！他们要凭借催眠术迫使他们承认这一切，诱使他们扼杀这种温暖的感情而代之以冷冰冰的漠不关心。

他们在院里的铁门旁告别，互相都没看一眼。要走的



人用冰冷的声调说：

“别了，阿里埃利！”

“别了！别了！”连手都没握就分别了。

阿里埃利低头往校内走去，克制着忧郁的心情，尽量不去想他们。深夜才是琢磨这些隐秘念头和情感的时间，他就是在催眠状态中也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些想法和感情。这是阿里埃利最后的也是隐藏得最深的一点秘密，连狡猾的查拉卡和校长布哈瓦拉都没猜到。

道别后就上课了：宗教史、通灵术、神智学，有“香蕉”的午饭。学英语、印地语、孟加拉语、马拉提语、梵文……少得可怜的晚饭。

“你们都吃得很饱！”沙齐亚暗示着。

晚饭后是“一场表演”。阿里埃利已通过了丹达拉特地狱的这个可怕的循环，可是在新来的人进行实习时他得参加。

用废棉制的灯芯已被烟熏黑，微弱、摇曳的灯光照着又窄又暗的走廊。这条走廊通向一间没有窗户的大房间，房间里灯光同样昏暗，有一张制作粗糙的桌子，地上有几个草垫子。

阿里埃利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默默地、纹丝不动地站在屋角的砖地上。

仆人领进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。

指导教师给他一个杯子，说：“喝下去！”



男孩顺从地、尽力不皱眉头地咽下非常苦的液体。仆人迅速给男孩脱下衬衫，用挥发油给他擦身。男孩惊慌不安，忧虑得要死，接着便处于兴奋状态。他呼吸急促，沉重，瞳孔散大，胳膊、腿的动作很像厚纸板做的小丑。

教师从地上拿起一盏灯，灯光闪烁不定，问道：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我看见光彩夺目的太阳。”男孩眯缝着眼睛回答。

他的所有感官都特别敏锐，窃窃低语在他听来像雷声轰鸣。他听见壁虎在墙上跑来跑去，他能听见屋里每个人的呼吸，每个在场的人的心跳，能听见蝙蝠在阁楼的活动……他看到，听到，注意到，感觉到一个正常人所觉察不到的事物。一些人以呓语来结束这种状态，另一些人则神经错乱。有些人在这样激烈发作之后，不是死了，就是疯了，阿里埃利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

阿里埃利身强力壮，他通过了一切考验之后身体依然很健康。

当最先出现的星星开始闪烁时，屋门开了。查拉卡领着一个黝黑的面带惊慌的男孩走进来。

他命令男孩：“坐下吧！”

男孩像机械人一样坐在地上。阿里埃利走到查拉卡跟前鞠了一躬。

“这是新生，他叫沙拉特，今天你来引导他。你对自己满意吗？”



“是的，父亲。”阿里埃利答道。

查拉卡不信任地问他：“你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吗？只有永远不满意自己的人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。”查拉卡探究地望着阿里埃利的眼睛问道：“没怀念过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阿里埃利坚定地回答。

在这个学校里禁止学员们去想入校前的生活，回忆童年、父母以及提出有关过去和未来的问题。学员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前途和将来做什么。几乎没有人能记得自己的过去，何况催眠术也促使你忘记过去，谁还能保持非常清晰的回忆和可靠的记忆力！

查拉卡再一次寻根究底地看了一下阿里埃利的眼睛就出去了。

沙拉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简直像一座小铜像。

阿里埃利谛听查拉卡离去的脚步声，然后微笑了一下——这一天的第一次微笑。

摆在丹达拉特学员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丧失意志力，任人支配，在最好的场合下，干脆是神经系统不健全，而极少数体力、智力最强的人就得做到乖巧地口是心非，机灵地施巧计，演员般地伪装。阿里埃利属于这后一种人。他甚至能伪装离魂状态来抗拒催眠术。当然，像他这样的人是太少了。指导教师是学员们肉体 and 灵魂的主宰。

阿里埃利迅速地悄悄地走近沙拉特，小声说：“他们要



吓唬你，无论看见什么你都别害怕，这都是故意……”

男孩吃惊而怀疑地望着阿里埃利。在这个学校里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友好地和他说话。

“如果不想挨打，最重要的是别哭，别叫。”

沙拉特不哭了。窗外蝙蝠轻轻地飞来飞去，时而飞到窗上。屋里墙上的小壁虎在捕捉昆虫，男孩出神地看着它们，逐渐平静下来。

阿里埃利点着了油灯，红色的火舌黯淡地照着房间，从窗户透进来的风吹得灯火摇来晃去，阿里埃利的影子在墙上跳动着，屋角一片昏暗。

在男孩对面的墙角有个东西在动，沙拉特仔细一看吓得浑身发冷。从墙缝爬出一条大黄蛇，脑袋又短又粗，鼓胀的脖子，扁平的肚子，脖子上有一圈圈明显的黑条纹像眼镜一样，啊，眼镜蛇！

跟在第一条眼镜蛇的后边爬出的第二条是黑褐色的，它后边是一条全黑的，然后又是灰色的，一条接一条地往外爬。

屋里爬满了蛇，把男孩包围起来。

“坐着，别动，别出声！”一向勇敢的阿里埃利低声说，可他自己也仿佛僵死了似的。

蛇爬得十分近了。它们高高地抬起前躯，脖子膨胀得像个盾牌，直视男孩的眼睛，准备向他进攻。

阿里埃利隐约听到一共只有三个音互相交替的单调、



凄凉的旋律。

蛇们呆然不动地谛听着，然后垂下头慢慢地爬到屋角，躲进地洞里去了。

沙拉特还在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满脸淌着冷汗。

阿里埃利小声说：“好样的！”但是这句赞扬的话男孩却受之有愧。他没叫、没动是因为被吓瘫了。

一阵风吹进屋里，带来茉莉花的馨香。乌云遮住星空，雷声轰鸣，接着下起了热带的大雨，空气焕然一新。一条条突发的闪电照亮对面房屋的墙，倒映在院中的积水里，这些水使院子变成了湖泊。

男孩子不再僵坐不动，松了一口气。可是新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他！

分隔两个房间的席墙突然升起来了。于是沙拉特看见一个亮得耀眼的房间，地上铺着白漆布。房子中间有一只大老虎，这个有金黄色条纹的动物，由于光线刺眼把眼睛眯缝起来，不满地抖动着脑袋，用它那有弹性的尾巴打着地板。

老虎的眼睛习惯了光亮，眯缝着盯住了沙拉特，发出低低的短促的吼叫，两只前爪放平，整个身子弓着准备跳起来。

沙拉特抱住脑袋发疯似的叫了起来。

他感到有人轻轻地抚摸他的肩膀。男孩吓傻了，心想“它要咬死我”。但如果这是野兽的爪子，这样的触摸就太



沙拉特抱住脑袋发疯似的叫了起来。



轻了。

“你怎么叫喊起来了？”他听见了阿里埃利的声音。“指导教师得惩罚你呢！走吧！”阿里埃利拉着沙拉特的一只手，强拉他站起来。

直到这时，沙拉特才敢睁开眼睛。席墙仍在原地，房间里半明半暗，窗外滴答着将停未停的雨，还可以听见远处的沉闷的雷声。

沙拉特木然地、摇摇晃晃举步艰难地跟在阿里埃利后面。

他们走过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，走进一个窄门。阿里埃利让沙拉特走在前面，然后高声说：

“去吧，这儿是楼梯，别掉下去。”又小声地补充说：“要小心！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叫喊。别怕！他们吓唬你就是为了使你以后什么都不怕。”

阿里埃利想起他自己第一次经受这些考验的情景。那时他是一个人走，没有人给他提醒，给他安慰。

沙拉特吓得哆哆嗦嗦地顺着半坍塌的楼梯走下去。他前面是黑洞洞的地窖，散发着潮气，空气沉浊，不流通。砖地上一层冰冷的稀泥，从上面滴下大颗水珠，有个地方水声潺潺。他不知道往哪儿走，把手伸到前边免得碰上看不见的障碍。

“向前走，向前走！”阿里埃利轻轻地推他一下。

沙拉特在咫尺莫辨的黑暗中往前走了一步，不知从哪